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5.03.008

元代巩昌汪氏家族交游略考

赵一兵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作为终元一代仅存的汉人“世侯”和显赫军功世家,世袭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府都总帅的汪世显家族,除与巩昌都总帅府辖内若干大家族结成世代婚姻关系的利益集团以巩固其在巩昌一地的权力基础,与中朝和地方众多名门显宦缔结姻娅关系以树立奥援外,还十分注重与一些著名文人士大夫及道流羽客交游往来,互通声气,藉以彰显门楣,博得时誉。今仅举其较著者,钩沉索隐,略为梳理,连缀成篇,以见汪氏交游之旨趣与范围,并藉此略窥汪氏的社会地位与时人眼中汪氏的社会形象。

[关键词]元代;巩昌;汪氏家族;交游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5)03-0044-05

元代巩昌便宜都总帅府都总帅汪世显家族是一个终元一代世袭据有今陕西西部和甘肃中东部广大地域,势力达于四川和云南等地的显赫官僚世家,也是中统年间罢世侯、行迁转法后仅存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军队的汉人“世侯”。有元一代,汪氏家族除与巩昌都总帅府辖内若干大家族结成世代婚姻关系的利益集团以巩固其在巩昌一地的权力基础,与朝中和地方众多名门显宦缔结姻娅关系以树立奥援外,亦十分注重与一些著名文人士大夫及道流羽客交游往来,互通声气,藉以彰显门楣,博得时誉。对于此点,以往学者关注较少。本文仅举其较著者,钩沉索隐,略事辨正,连缀成篇,以见汪氏交游之旨趣与范围,并藉此略窥汪氏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形象。

一、与洞真于真人的交往

洞真真人于善庆(1166~1250),宁海(今山东牟平)人,为金、元之际全真教著名道士,关于他的

生平事迹,详载于杨奂撰写的《汧阳玉清万寿宫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序》。据碑载,于善庆与全真道著名道士、全真道创教者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之一的马丹阳同里闾,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从丹阳入道,后谒长春真人丘处机,嘱其“汝缘在汧、陇,无他往……戊戌(1238),夏四月,诏天下选试道、释,进号通玄广德洞真真人”。同年秋七月,掌教李志常奏请住持终南山重阳万寿宫。^{[1](PP.508~510)}

另据碑载,丙午年(1246)夏五月,时任全真教祖庭终南山重阳万寿宫住持的洞真真人曾应巩昌都总帅汪德臣之邀,西游巩昌,盘桓秦、陇达十余月。^{[1](P.510)}关于洞真真人西游巩昌一事,也见于《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洞真真人传》:“丙午秋,巩昌总帅汪德臣欲请师作醮,荐父灵仪,虑其不能动,启于王府,以汪侯开国大臣,遂命丞相完颜凤哥敬诣终南山礼请,师即应之。”^{[2](P.538)}由此可知,于真人西游巩昌,是因巩昌总帅汪德臣欲为其父作醮,“启于王府”,亲为礼请而成行。这里所说“启于王府”,即启奏于时开府凉州、镇守西夏故地且

[收稿日期]2014-11-29

[作者简介]赵一兵,男,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会长,历史学博士。

负有经略四川、吐蕃等地之责的阔端。又,宋渤所撰《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公(道谦)道行铭并序》也说李道谦曾于“丙午,从洞真真人演教秦陇”,所说当为一事。^{[1](P.714)}

金元之际,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大盛,关中作为全真教的祖庭所在,尤为全真教的重镇。流风所及,陇右一带亦渐染道风。《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洞真真人传》说:“巩昌地接西羌,居民但习浮屠之教,师以无为清静诚意之道化之,风俗为之一变。”^{[2](PP.537~538)}就是说,巩昌一带原本盛行佛教,因洞真于真人之在巩昌传教,竟使巩昌一带民风为之一变,转而信奉道教。洞真于真人于戊戌(1238)秋七月住持终南山重阳宫“领陕右教门事”^{[2](PP.537~538)},实即关陇道教全真派领袖。

事实上,自汪德臣礼敬洞真真人之后,汪氏家族便开始醉心于道教,多人取有道号。而为道教高士树碑立传,捐资兴建、修缮道观,则代不乏人。仅见于《道藏》《道家金石略》和《陇右金石录》等文献中的碑志即近十余通,足见汪氏家族对于道教高士的礼敬和膜拜。于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汪氏家族崇奉道教的家风,既由来已久,又一以贯之。

二、与杨奂的交往

杨奂(1186~1255),字焕然,号紫阳先生,乾州奉天(今陕西乾县)人。金末屡试进士不中,乃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未上而归。后居汴京(今开封),为太学生。蒙古军入汴京,杨奂微服北渡,投冠氏赵天锡门下。窝阔台汗九年戊戌(1238)选试,杨奂应试东平,赋、论两科均中第一,被耶律楚材荐为河南路征收课税所所长官兼廉访使。^{[3](卷23《故河南路课税所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蒙哥汗元年(1251),请老于燕京行台,蒙哥汗五年乙卯(1255)卒,赐谥文宪。杨奂负盛名于当时,史称其“博览强记,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朝廷诸老,皆折行辈与之交。关中虽号多士,名未有出奂者”,所著有《还山集》六十卷等“行于世”,为金元之交一大作手。^{[4](卷153《杨奂传》P.3622)}《还山集》早已亡佚,即以后人所辑《还山遗稿》观之,其时名门显宦铭记多出其手。^[5]汪世显死后,其子弟亦浼杨奂为其撰写神道碑,以夸显门楣,扬名后世。杨奂则在神道碑中称誉世显临阵勇冠三军,平居儒雅风流,乃文乃武“虽古之名将无以加矣!”^{[6](卷5《汪文武公神道碑》)}

三、与王鹗的交往

王鹗(1190~1273),字百一,金曹州东明(今山东东明南)人。金正大元年(1224)科举状元。岁甲辰(1244),忽必烈在潜邸遣使召聘,进讲经史,甚得敬重。世祖即位后,首授翰林学士承旨,奏立翰林国史院,“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4](卷160《王鹗传》P.3757)}王鹗于中统二年(1261年)曾奉旨为汪世显、汪德臣父子撰写追封谥草。后与汪惟正相识,并于至元四年(1267)应惟正之请,为其父德臣撰写神道碑铭。^{[6](卷5《汪忠烈公神道碑》)}

王鹗为深受世祖敬重的文臣,且为一代文章大家,史称其“在翰林十余年,凡大诰命大典册皆出公手,以文章魁海内”^{[7](卷12《内翰王文康公》P.240)}。王鹗能应汪氏之请为其撰写神道碑,并盛称汪氏的武功和将才,所谓“山西将种所出,天下公论,莫不以襄武汪氏为首称”^{[6](卷5《汪忠烈公神道碑》)},可见汪氏在元初地位之一斑。

四、与商挺的交往

商挺(1209~1289),字孟卿,号左山老人,金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早年即为忽必烈潜邸旧侣。蒙哥汗三年(1253),忽必烈受京兆分地,命杨惟中宣抚关中,商挺为郎中。中统及至元间先后任京兆、四川道宣抚副使,改金秦蜀行省事,行四川行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安西王相。至元十五年(1278),因事得罪被拘,次年获释。至元二十年(1283),复枢密副使,俄以疾免。至元二十五年(1288)卒。^{[4](卷159《商挺传》PP.3738~3741)}史称商挺具文武才,“有诗千余篇,尤善隶书,时人铭其先世者,以不得公书为未孝”^{[7](卷11《参政商文定公》P.223)}。

商挺与汪氏家族较早的交往与合作,发生在中统初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汗位之争的重大历史关头。这场汗位之争是由1259年8月18日蒙哥汗在四川前线钓鱼山前的猝死而引发的。而双方首先争夺的目标便是川蜀关陇地区。当时,蒙哥去世后留驻六盘山,拥有精骑两万的蒙古军大将浑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陕西政务的刘太平、霍鲁怀以及四川蒙古军的一些将领如西川的明里火者、东川的乞台不花等,拥护阿里不哥为汗,企图以秦蜀之地响应漠北;蒙古军在四川的主帅纽璘则依违观望,态度暧昧,只有“百家奴(朱哥之子)、刘黑马、汪惟正兄弟

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因此川蜀关陇情势甚为严峻,关系至巨。忽必烈即位后,鉴于“秦蜀地重”,即任命廉希宪为京兆四川宣抚使,商挺为副使,赵良弼为参议,“受命驰赴”,以便控制川蜀关陇局面^[7](卷7《平章廉文正王》P. 128)。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云:“是时人持二志,关陇日閤。巩昌汪帅,兵号劲果,其弟良臣适至。公等承制,出库银万五千两,使归发兵。拜八椿为将……敌兵拒而西去。公命八椿追至甘州,汪良臣将兵来会,咸听诸侯王合丹号令。合丹陈于北,八椿陈于南,良臣陈于中,大战甘州东。杀大将阿蓝答儿、浑都海,斩首虏无算,关陇平。”^[4](卷159《商挺传》P. 3739)

甘州之战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四年汗位之争中最早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次军事较量,由于此役的胜利,忽必烈免除了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为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此战役中,汪良臣所率的汪家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汪氏家族的向背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与商挺和廉希宪的协调和努力分不开的。

至元九年(1271),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代秦蜀行省,而以商挺为王相。其时关陇、四川以至吐蕃等地的军政事宜,并听安西王节制。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及其军队也归王相府调遣。至元十四年(1277年),诏安西王北征,安西王以关中事托付商挺,商挺建议遣汪氏部将李忽兰吉练兵延安,“以备不虞”,未几,留守六盘的宗王秃鲁果然起事,忽兰吉率延安路兵会同王府兵及汪惟正所率巩昌总帅府兵应敌,“果获其力”,秃鲁战败就擒。^[4](卷159《商挺传》PP. 3740~3741)

商挺因长期任职川、陕,与汪氏家族成员特别是汪惟正交情深厚。惟正去世后,其夫人赴京延请商挺为惟正撰写神道碑,时商挺因事牵累,出狱不久,且年近八旬,但还是慨然应诺。商挺在惟正神道碑文末有一段极富感情的话语:“予尝任秦,知公为深……公逝矣,予老矣!感念畴昔,尚忍铭公墓耶!”^[8](《汪贞肃公神道碑》)

五、与王恽的交往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中统元年(1260),由东平评议官擢为中书省详定官,二年,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寻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至

元五年(1268),设御史台,首拜监察御史。十四年(1277)为翰林待制,寻擢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其后历任燕南河北、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成宗元贞元年(1295),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奉旨纂修《世祖实录》。王恽一生为官廉政,著述丰厚,史称其“有才干,操履端方,好学善属文,与东鲁王博文、渤海王旭齐名”^[4](卷167《王恽传》PP. 3932~3935)。

王恽与汪氏的交往,可考者有二事。早在中统二年(1265),王恽即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诰的身份代朝廷草拟授汪良臣为巩昌路同金便宜都总帅的制诏。^[9](卷82《中堂事记》)汪良臣因为中统二年率众讨平火里的叛乱,受到世祖嘉奖,命其由权便宜都总帅转升同金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凡巩昌路军民官并听节制。事见《元史》世祖纪和汪良臣本传。

王恽还有《寄赠总帅便宜汪》诗二首,盛赞汪氏的文韬武略和忠孝传家的家风。其一:“城旆袍铠凤花红,飒爽英姿百战雄,歌雅有怀千里隔,停骖还喜一樽全。忠传孝继来家法,谷静川空见验功。自古诗书出名将,将军今日汉胶东。”^[9](卷21)诗前有小序:“壬辰正月二十一日过卫,幸得一识英表,勉赠二章,庶见微恳。”这是说,诗题中的“汪便宜总帅”曾于“壬辰”年到过王恽的故里卫州,拜会过王恽,二人始得相识,事后王恽寄赠诗二首,以表“微恳”。但这个“汪便宜总帅”的名字,序中未作交代。台湾学者王德毅等编著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将王恽此诗系于汪良臣名下,王颀先生认为系指汪惟正,均有失考证。按王恽在诗前小序中明确点出该诗作于“壬辰”年,而“壬辰”年在13世纪只有窝阔台汗四年(1232)和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两年。前者良臣才两岁,王恽也只有五岁,而惟正尚未出生,后者良臣已死十二载,惟正已死七年,王恽显然不可能赠诗给良臣和惟正。故此处的“总帅便宜汪”,尚待考证。

诗中赞美汪氏既能恪守“忠孝传家”的传统,又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将军今日汉胶东”是将“总帅便宜汪”比况为东汉初年的贾复。据《后汉书》贾复本传,“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后追随刘秀打天下,为东汉开国元勋,建武十三年(37)论功封胶东侯。后贾复揣知光武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与同为东汉开国元勋的高密侯邓禹率先解除兵甲,潜心儒学,成为一代儒将。明帝永平(58~75)中图画功臣,列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王恽此时已

66岁,官居正三品的嘉议大夫、翰林学士,尚以一识汪总帅为幸,且赠诗以表“微恩”,足见巩昌汪氏在时人眼中的地位。

六、与姚燧的交往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三岁而孤,育于伯父姚枢家,就学于许衡。年三十八,始为秦王府文学。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二十四年为翰林直学士。成宗元贞元年(1295),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武宗至大二年(1309),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4](卷174《姚燧传》P.4057~4058)姚燧是负有盛名的文章高手,史称姚燧“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春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又说“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4](卷174《姚燧传》P.4059)。

姚燧与汪氏交情非浅,曾先后两次应汪忠臣孙、惟益子安昌之请,为其撰文。元贞二年(1296),时为翰林学士的姚燧,应时任怀远大将军、巩昌路便宜都总帅汪安昌所请,为其祖父汪忠臣撰写了神道碑。汪忠臣,《元史》无专传,其事迹实赖此文得为后人所知。至大三年(1310)二月,又应时任怀远大将军、庄浪路总管的汪安昌之请,为其所建乔木堂撰写了《乔木堂记》,文中缕述汪氏几代人的功绩,盛赞汪氏门阀的显赫,且能韬光养晦,克己自敛,绵延数代而不坠,所谓“故国乔木”者也。文曰:“中统之末,诏夺强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转使牧州。独是一门,父死而予以继,兄终而弟可及,旄钺相后先,圭袞相焜煌。自乙未(1235)至庚戌(1310),七十有六年,袭守其土而不变。非列圣私之。亦克终为下有以致也。呜呼!不曰故国,谓之何哉?”^[10]

此外,姚燧还为汪氏僚属李节、王钧等撰写过神道碑,可见其与汪氏及巩昌总帅府关系之密切。姚燧为杨奂之乘龙快婿,其与巩昌汪氏之交往,亦属渊源有自矣!^[4](卷174《姚燧传》P.4057)

七、与同恕的交往

同恕(1254~1331)字宽甫,号渠庵,谥文贞,

奉元(今陕西西安)人。同恕出身世代业儒之家,从小受家庭熏陶,潜心儒术,声誉日隆。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受辟为中书掾,预修《世祖实录》,事竣而退,隐居教授。仁宗延祐初赵世延任陕西行台侍御史,奏请在奉元建鲁斋书院,以同恕领教鲁斋书院,来学者过千人。延祐六年(1319),授奉议大夫、太子左赞善,翌年即辞归。史称同恕“家居十三年,缙绅望之若景星麟凤,乡里称为先生而不姓”。^[4](卷189《同恕传》P.4328)蒲道源亦称颂“渠庵先生,教授关中,士夫翕然从之。其名德雅望,著于朝端,播于当世”。^[11](卷20《送学正王秉彝诗序》)

从同恕为汪氏家族成员撰写的多首挽诗、贺寿诗和赠诗,可见其与汪氏家族过从甚密。其一为《挽汪左丞》诗:“惠泽均千里,威名盖一时。雷霆新耳目,烟雨暗旌旗。黔首嗟谁福,皇天不慙遗。寸心余报国,终古使人悲。”^[12](卷11)此诗写得气势恢宏、哀婉深切。但因未系年月,诗中所挽的汪左丞究指何人需考定。王颀先生以为此诗所挽汪左丞为汪惟勤,^[13]显误,因《元史》汪良臣传明言惟勤官至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我认为此诗应系挽汪惟正之诗。因汪氏家族成员以左丞终官,且与同恕同时代的,只有汪良臣与惟正。良臣于至元十五年(1278)四川平定后,被授为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省事,至元十六年七月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赴。至元十八年(1281)卒。^[4](卷155《汪良臣传》P.3655)惟正则于至元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行省事,分省四川。二十二年(1285)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同年八月,入觐上都返途中病逝于陕西行省左丞任上。^[8](《汪贞肃公神道碑》)故同恕所挽之“汪左丞”应为汪惟正,诗作年代应为至元二十二年。

其二为《送汪参政》诗:“黑头阀阅数名臣,屈指中朝更几人。俭节清风闻远迩,忠言硕画赞经纶。唐公不种私门树,崔湜能吟上苑春。补衮熟知天下望,西州独有幸归民。”^[12](卷13)诗中所谓“黑头阀阅数名臣,屈指中朝更几人”是形容其门第之高;“补衮熟知天下望,西州独有幸归民”是说其任职于关陇一带。所以此诗所送的“汪参政”,当出自巩昌汪氏家族,而且极有可能为汪惟勤。汪惟勤为汪良臣长子,《元史》卷155《汪良臣传》仅提及汪惟勤为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据姚燧撰《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成宗元贞二年时,汪惟勤已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而据《元史·成宗纪》,大德六年至七年间(1302~1303)汪惟勤以陕西行

省参政的身份与行省平章也速带儿统领陕西行省军,会同湖广平章刘国杰所统湖广行省军出征八百媳妇。由此可知,惟勤于元贞二年(1296)至大德七年(1303)间,曾任陕西行省参政。

其三为《寿汪中丞》诗二首^[12](卷13)。此诗所寿之汪中丞,应为汪寿昌。据《大元故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汪公神道墓志》,寿昌曾“任西台中丞,即受云南左丞,就为云南诸路廉访使,复除云南左丞。赴阙朝觐,擢资政大夫、同知宣政院事。复历西台中丞,改升资德大夫、南台中丞,入为中政院使。天历二年……遂加荣禄大夫、陕西省平章政事……至顺二年,任四川省平章政事……进光禄大夫,复任西台中丞。未几迁内台中丞。”^[14]从碑文可知,寿昌曾三度出任西台中丞,一度出任南台中丞,一度出任内台中丞。就目前所知,汪氏家族中出任御史中丞者仅寿昌一人。

同恕尚有巩昌府仁寿山《关侯庙记》一文,撰于“泰定二年十一月望日”。文中记述了从汪德臣开始,中经惟正、惟和、寿昌、延昌等祖孙三代赓续修葺关侯庙的事迹,并在文末特地指出,泰定二年,当关侯庙修葺临近完工,“庙之壮观始备”之时,“中丞以书来言曰:‘盍为我记之’”,可知该文是应汪寿昌的约请撰写的。同恕在文中盛赞汪德臣的忠烈,将其比拟为关羽,所谓“忠烈公世授雄杰,出入将相,实与侯(关公)气谊相颉颃”^[12](卷3)。由上可见同恕与汪氏家族关系非同一般。

八、与揭傒斯的交往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县)人。幼贫,读书尤刻苦,由是贯通百家,早有文名。成宗大德间,出游湖南、北,为当时名公显宦所器重。仁宗延祐初,为程钜夫、卢挚荐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文宗天历初,开奎章阁,擢为授经郎,教授勋戚大臣子孙,与修《皇朝经世大典》。顺帝元统初,迁翰林待制,升集贤学士,再升翰林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揭傒斯为总裁官,傒斯亦“毅然以笔削自任”^[4](卷181《揭傒斯传》PP. 4184~4187)。揭傒斯生前文名颇盛,远播域外,史称傒斯“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

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4](卷181《揭傒斯传》P. 4187)。

揭傒斯有《送汪司徒致政归巩昌》一诗^[15](卷7PP. 189~190),诗题所谓致政归巩昌的“汪司徒”,应为汪寿昌。据前引《大元故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汪公神道墓志》,寿昌“时方年踰六旬,自乐恬退,恳辞而归。朝廷以其有功于国,特授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14]此诗写得情真意切,大气磅礴,回顾并高度评价了百余年来汪氏祖孙数代“世总西方兵”,“穹百战”、“勤四征”的武功,不啻是汪氏家族的一部“诗史”。诗中对汪氏军队的实力,深为叹赏,所谓“至今论兵力,劲节莫与并”;对汪寿昌的文韬武略推崇备至,所谓“司徒躋世胄,弱岁影华缨。出即拥旄节,入则持钧衡”。傒斯此诗作于元末,且又出自“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的史家之手^[4](卷181《揭傒斯传》P. 4186),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元代士大夫对巩昌汪氏家族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参考文献〕

- [1]陈垣. 道家金石略[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2]道藏(第19册)[M].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 [3]元好问. 遗山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4]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杨奂撰,宋廷佐辑. 还山遗稿[M]. 适园全书本.
- [6]张维. 陇右金石录[Z].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
- [7]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8]张维. 陇右金石录补[Z]. 兰州: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1948.
- [9]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10]姚燧. 牧庵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11]蒲道源. 闲居丛稿[M]. 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 [12]同恕. 渠庵集[M]. 四库全书珍本丛书本.
- [13]王珣. 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M].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
- [14]赵一兵. 大元故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汪公神道墓志笺证[A].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5]李梦生标点. 揭傒斯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于默颖)